



元文類卷之五十七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

遠
翠岩
刻誤遂

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齋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

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遠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涼畱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

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懽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卽拂衣去廕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視直長改

直
元刻同

徑
元刻同

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

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誤乙未元曆云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

翠岩
已刻如此
西湖本與此本同

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畱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

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卽爲比丘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

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誥交甚

東坡錄言
議上於朝耶律
公歸東坡奏議上
於朝

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
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
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
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
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
明日錄軾奏儀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
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
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
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徃

徃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
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
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
卽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
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
平召爲翰林侍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
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
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
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

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

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西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岷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

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銘西九刻鏞鏞公資通敏善辭令習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誰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

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弒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蒲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弒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

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闇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孛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歿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孛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矐瘁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冠曰歿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

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雷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魏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丘山萬牛僨且僵顧以椳闌待豫章繫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裸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旣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廟廟廟之器

輔之以天人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
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
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
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至突欲之八
世孫王生燕京畱守政事令婁國畱守生將軍國隱
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
軍內刺定遠生榮祿大夫與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
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與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文
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
宗卽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叅知政事終於尚書
右丞謚曰文獻卽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
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
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
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
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
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
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
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

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畱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
 為左右司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太祖
 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
 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為世讐吾與汝已報之矣
 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
 懷貳心讐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
 已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
 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
 里檀當歿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

西湖本作治

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
 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知
 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
 初國朝未有曆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
 不食及其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
 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
 無不知况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
 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歿於是每
 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

令兩元刻亦誤今
 髀骨刻作胛

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恠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馳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己丑太宗卽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歿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

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
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
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卽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
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奉地稅商
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
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
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
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
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

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先是
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徃徃恃其富強肆爲不法
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
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
抹咸得不激怒皇叔甲但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
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
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
合重山實爲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
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

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爲晚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畱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秀花亮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爲采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克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

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疫乏宜令土居

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
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
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
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
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
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速不斛遣人來報且言此
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
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
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

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
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
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
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
城因爲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
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
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
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
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

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

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徃徃寄畱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爲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

先帝之命四字
據翠岩本補西湖
本空闕四字

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
况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
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
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也先帝之命非卿則天下
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太
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
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
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
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

翠岩本等作每
西湖本浸德

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
可久矣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
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
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
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正皆
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國初
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
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
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

元刻今作分後

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徃徃破家散族
 至以妻子為質然終不能償公為請於上悉以官銀
 代還凡七千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予
 本相伴更不生息遂為定制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
 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
 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
 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
 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
 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

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
 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
 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
 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
 之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
 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筆撻館人不能堪公
 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
 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
 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

九曰定上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
焉回鶻阿散阿迷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
公公曰陛下試諄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
得嘗令脩蓋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
坐萬安殿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
稅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
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
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
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
一人之有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上
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
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
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
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
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
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
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鷄劉庭玉者
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

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
 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成奏罷之嘗曰
 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為
 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
 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
 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
 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
 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
 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
 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終不能
 滿望即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奧都刺合蠻
 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
 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
 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惑眾試欲令試行
 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鬪搏耶公力不
 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
 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

元文類 卷五十七 三 脩德堂

朝不爲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日久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兎三穴吾不爲也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爲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西元刻遵之則社稷幸甚奧都刺合蠻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

帝之天下其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
 詔尋復有旨與都刺合蠻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
 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馬
 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况斷手乎
 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于國
 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若雖怨其忤已亦以先
 朝勳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
 薨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
 林爲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茹泣

空字兩刻同

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壟山之
 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兵
 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誠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
 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彌之女生子鑄今爲
 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微曰希勃曰希亮曰
 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曰希
 曰希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迴出人表雖
 案牘蒲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
 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

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曆醫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城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肥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

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于世旣葬公七年令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憂憂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于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

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
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
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
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
白璧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
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
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墳
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
渙號一布捷于風雨指麾群雄圍豹檻虎賢哲深藏
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爲棟棟
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填克粟帛流通公于是時
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煥公于是時玄齡貞觀
逋俘粟粟累蔽野僵屍我燠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
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
民到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
再秉樞衡勳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
莓莓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初四日校

元文類卷之五十八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元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 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勳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為大將自太祖太宗睿宗憲

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卽從容間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爲徇情杜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

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

三兩元刻

不耀父秉直是爲尚書府君生子子伯曰天倪仲曰

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書府君

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門降明年

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爲都元帥府

君爲刑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王

又以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真定公年

寢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摠領乙

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命過燕都

市繒幣爲北觀需。旣行武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燕公。聞變卽與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卽不招自至。公慨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况有可成之道乎。卽出所賣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笑乃解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武仙。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曆寺。夜斬關爲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橐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脇。何罪而殺之。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强。勝於他郡。太宗卽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公適至上。素聞

公名遂以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授公為萬戶壬辰歲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睿宗相會破合荅軍于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諸城公遂下太康柘縣瓦岡雖州復與大軍會軍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為備矣不聽會公以事之汴北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秋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來上命它帥拒戰不能却

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公為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對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撒江上軍既回以公為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經略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為中書右丞相秋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土上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壇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

南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壇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騎奔走。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壇，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于已者。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

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六年，上將有事于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賜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論。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以公與右

赴西元刻

丞相伯顏領荆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水陸竝進
 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上聞
 亟遣近侍賚葡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自吾父祖以
 來躬環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
 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至真定
 上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
 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
 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
 日也計聞上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

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
 西原明年春二月有旨命臣鑿製墓隧碑文臣嘗論
 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
 以自振耀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
 服人心于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勳碩
 德位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著龜望重四
 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
 色見于顏間視富貴功名歛然退避若將有浼于已
 者此其蘊籍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武仙

元文類 卷五十八
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後都帥
之子稍長公奏言于朝曰臣遭家禍權兄職以復讎
耻爲姪尚幼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得歸之上曰
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甚可嘉尚然朕
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卽日詔以公姪爲真定路總
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
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
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
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于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

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
州官府往往不能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
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李璫變後議者以諸
侯權重爲言公言于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
家有一人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
氏子弟卽日皆辭職而退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略使
朝廷遣阿藍荅兒勾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荅
兒性苛刻乘勢橫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
舊德獨見寬假公進曰經略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

罪皆當問我今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卽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戶府叅謀幕府留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又嘗

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鄉里卽留置門下署萬戶叅議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敢間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假卽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
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
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
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
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
銘曰

維開府公沈毅龐鴻超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尚武
公在戎旅把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
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

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苞直不行獄無欵傾
謨協宸意事合群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
既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役指駢羅覆篲孔多
積之歲月寧不嵯峨公屬橐鞬十嘗八九其在鈞衡
斲而非久斲而非久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
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立天子之功波濤險巇
舟楫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帡幪世治時清尚可無公
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
相國玄齡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

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

賢士大夫雲合輻輳奏西元列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

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

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

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

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

姓張氏世為邢州沙河人曾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

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

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

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世

祖于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

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

邢初分隸勳臣兩元列一千戶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

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

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為先容

合辭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蔽莫邢為甚抹焚拯溺

漢書志方朔傳作 郭湊

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出貪暴。剗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于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世祖皇帝卽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

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厲。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世祖新卽大位。國家經費爲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

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讀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土

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普化莅決于濟南旣至尸三人于市餘竝釋

去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
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
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
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齋許公
衡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爲多已
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于從政皆出公
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爲農器厚其直
以配民朔立宣慰司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不與民事
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

敢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
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爲不法

慮臺憲法其奸發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

數日公奏復之自知爲奸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

請避位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大史院事初世祖

以大明曆歲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

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故有是拜

曆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

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于京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勅有司議頒恤典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子女雖其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

喜周卹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裕宗于東宮爲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克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改元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叅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日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秘書少監劉廙次適集

言入兩元刻同疑當作入言

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太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
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槃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
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言入曰殺使拒命者
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
筭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
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
既入宋境諸將分道竝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
士毋肆殺叔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

混一之功卒本于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
其利博哉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
出于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
達士類爲已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
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已第患鑒裁未明有遺
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
蔽善一時聞人揚西元刻敷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
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厓岸及當官論事守
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于爲苟一事可行

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胃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
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
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
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于義理
之學樞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
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閹隸
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
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
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棣通乾龍將翔滃其雲從維我皇元
肇開五葉群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逢掖徵詣公車
平昔所聞逢時樂攄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
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
饜餐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冰
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
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
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
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

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虞 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

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

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

不仕以淑其里竭休滴慶迺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

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

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為學晝或忘饋通昔詰旦

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剗刷浣摩

磊砢而直廉臬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

克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

慨然以為已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

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

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

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

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

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

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

竭兩元刻作竭

測元刻誤測

挹其聞兩元刻同

卷五十八 七 德堂

元文類 卷五十八
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
事皆援据古義廟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
多歲已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
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脩
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
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
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
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
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

道駭遽請和屬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卽皇
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賜金
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
李庭芝寓書于公巉以欵兵館留真州籍爲口實公
荅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戍
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璫一旦律以違
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
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
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于愴數也捷

鐫館所塹垣柵棘驛吏訶闔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
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無
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
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
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
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
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
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
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

異睠隱其瘁于塵事也詔治疾于家病遂殆不起以
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
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
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
外則宋權臣似道竊郤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
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
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
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
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

元文類 卷五十八
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儻一時而亨
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
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
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
一篤友樂施德于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
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
適際可爲已墮奇擯旣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
撰續後漢書細不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
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

汪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爲主
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
旣多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祇脩
媿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擢寘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
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厝兆
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
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
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雖

有勞烈于國叙德暴庸及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
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
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姓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
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魯

駭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瀦孰植其滋

孰芬分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我能戲聖潛于藩

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公雲達

迺睠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

公凜乎危削槩操觚榮觀幽羈刪述昉分名義昭垂
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
為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輿論嗟嘻丞丞嗣慶
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輿是西湖本輿

元文類 卷五十一 三 備德堂

元文類卷之五十九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為大燕三日曉
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
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為應根本斯
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

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昔魯魯
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爲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
詳其加卿爲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
章求之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
如天語之溫崇功裸元刻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
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
卽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
置榻班諸侯王阿失拉下賜之金壘曰埃至而省必
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

田元刻同

兩元刻公作視

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
貴近田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
夫人獨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
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視幼聰穎而辯長躬
豐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勳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
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爲舅
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
從事大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庸右丞相呼魯僕
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

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完者凡再使求之皆爲大蛇竒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闕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爲心

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曰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闌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

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
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
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
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
武公天澤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
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
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
帥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尚書
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

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以爲
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
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
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
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楸貴果結戰艦爲陣宵遁盡然
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域
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慘移攻具臨
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烏飛路
絕帝實嘉能忠而王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

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
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
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爲兵
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
必墟墟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
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
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鉅
鑊戰艦江中巢礮曠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

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
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
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
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
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
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
巳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
賁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
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者民爭德

元文類 卷五十九 五
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
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
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
闡安撫高世傑將艤艦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
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
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卽西師至公安誓曰自
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
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
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辭疾高節度達出

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
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惇嫠
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
歸棄江陵市禩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公
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
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
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
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堤石心臺百日
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以頓兵

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
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
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
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
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柳全道桂陽永衡
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
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
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
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易叛

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
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爲州

兩元刻特作封

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牒全之
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
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啗人以爵
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
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爲羣與
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傳欲

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
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
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戊海南白沙港公航
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安國黃
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聞僞王陷南恩
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
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
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
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

月而疾救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卽與夫
人訣當廿有二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
十葬都城西高粱河公元配帖力帝旣才公救陳毫
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救復以其妹爲繼自陳
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幘服白金爲兩二千
五百男六人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
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郝生輔國上將軍湖
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和尚如

勝
學名
四湖本勝

實
學名
西湖本脫烟字

夫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昔思海涯勝生突魯彌
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
司事恆里斯班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
適中書省斷事官六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
原軍伯淵一適傳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
突海涯合滴力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
闊里吉思子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埜斜餘幼
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
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為銘嗚呼

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
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
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青
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
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
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邪而公
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
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瞠後塵
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

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內類河南各四凡五

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羶被毳大主小酋錯綳裂

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

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

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

阿拉韓平章十二與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

文煥帖穆耳僕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

史弼右丞四唆突完顏訥懷闕出柔落也訥左丞四

闕出海唐兀帶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

楫 西元刻

可何瑋張鼎樊揖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寧

羅合答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

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

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

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為虐

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蕞獨西南賴以輕平其境館

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安興安皆

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

裂 翠若 湖本脫烟

幅幘可恃爲捍天混皇與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
不多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胤曜靈
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
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鵬舫
浮江亦旣越之歸正丹戾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
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
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
而東四萬其徒留後卑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敵
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勸

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讐言綏心亦孔棘又鋤
武庚子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
簡在衣裘禽集靡有遺賚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
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壘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
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
二終玄間是宅壽止名垂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
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
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
與齊

北
元刻作此

與齊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
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
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
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
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
不及今焉鑿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眎遺胄於無
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
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而公之曾孫蘸木曷

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疇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
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
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
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屑
屢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
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先發其將
木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屢請曰戰猶鏿也匪斧不
入我先爲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

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救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禦屑屢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屢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口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

湖本作曰

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元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驟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勳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守壇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

南王虎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救中書
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
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
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尚書別
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
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
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負金六籠來迓
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
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

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
統安童者悉統於博羅驢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
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
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
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
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
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

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
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
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一下
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
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
頭胡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
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
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南

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
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羅
驪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旣至召還會南
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
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
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
今有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
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
妾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興

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當
德入朔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救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幹羅罕薛連
于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
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
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
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
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
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
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
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
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
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元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
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
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
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
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

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扭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東海之孺哈丹自

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始賜是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勅置巡屋器械於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扃鑰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垌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疋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遑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

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潏爲臣浸臣親行視督有司擇

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忤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爲益敕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之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

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耻自白耶
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
中下率之上_一而中下各_二及圈背銀倚比再至汴
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官者旬月皆出之
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駟
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
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
湖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
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

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
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憲
其富蓄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
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
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
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
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
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

元文類 卷五十九
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
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
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闔
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皸
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
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
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素櫛弓矢皆百世傳寶
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
賜惟至白鶻觜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

所鞫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
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鸛所集時出縱之
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
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
祖宗故實母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
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
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孛蘭盼次
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宰

茅是聖石刻作第此

牙幼在室銘曰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
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
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
不仁由賊叩輪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
嘉止既王其子迨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
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闕
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闈無止
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
卽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

徽西元刻

遐徽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

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
優優良駟天閑豪集御鞮橐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
之金委家如丘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
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
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截業
百城罔不簞壺竭廩義聲傳其國都孱王銜璧蕞爾
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
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

元文類 卷五十九
桂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先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
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燕行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勸平宋彭義斌淑擾山東太
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剗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
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
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

翠岩本行西湖本

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
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
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
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
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
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竒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
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
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
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旣平爲奏兵餘之

元文類 卷五十九
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
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
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
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
令旣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湏歸以
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
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
爲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
其二相大爲計局鉤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

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輪其
隣追繫收坐岸獄充牣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
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
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
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
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
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
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耻帝意始
解命將衛命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

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
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
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
省要束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
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瘳惡坐觀政此其
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
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傷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
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
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爲兩縫留半印公

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
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
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
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
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
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
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

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隴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為

功至迫于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栢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圍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捷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搏力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

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轎車始克歸塋于徐邳岨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二三年當至大之

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責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於公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散詩書聞開見益甫踰弱寇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

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

聰盡殲孔壬千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潭夙盜知公來

臨投其殳斨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

沃 單若 刻誤伏
汀 單若 刻誤灯

元文類 卷五十一 七

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望失，將窆徐方，岷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滋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感乎古始，河齧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初五日校

卷終

元文類卷之六十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傳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

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
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
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
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
大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
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
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
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
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

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
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
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爲
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
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
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
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耻爲章句儒
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
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

元文類 卷六十一
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特以芟暴亂而安元
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
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
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
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
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
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
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

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
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
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
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
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
益深平居詎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
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
皆黃腸衣衾必縛䟽衰饗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
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隆典夫夫特立

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
喪妣夫之猶中大夫其疾益阨三輔士夫知由禮制
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
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
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日譽公賢
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
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
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
遣丞相第弟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

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
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
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
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
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
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
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
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
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

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
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
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
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
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
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
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
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二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算同
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

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青古無是
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
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
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
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
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
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
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
治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

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
取候視之無室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
畧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
於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
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
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
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
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
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

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
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
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
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
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
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
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徒家得請歸又
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
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

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為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

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聽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人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

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旣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輕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

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隆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空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椽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

爲責已厚公於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
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
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茹
令聞之延已徹宸黈束帛戔戔賁及林藪丹旻曰來
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佻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
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
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
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旻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
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者惟汝爲可肱股元首

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
奉政之臯止阡有碑無我樵樵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
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
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耻
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者千五
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
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旣沒世而名聲日延後

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讀裕宗言之
 成宗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
 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
 謚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
 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
 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
 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
 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
 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

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
 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
 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閣門使
 金州團練使玠生閣門祗候武德將軍任兩九刻生武德將
 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
 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
 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

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
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
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
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
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
公茂負佐王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
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
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
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

然宜抹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
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
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
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
吾抹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
俾揚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
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揚中書卽軍中求儒道
釋鑿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

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
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
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
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
知事此乎公爲一筦與之言信竒士出所爲文數十
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旣
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
脫屣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
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

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
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
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
以銀二笏來見旣謝却乃出置檀簾間遣人追及與
之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
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
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
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

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五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賓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

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旣至

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軀馳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敘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負則不專世爵

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墮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徃復之擾攘賙匱乏

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
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將生
犗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
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佑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
以絕訟源各䟽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
文不具述上竒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
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
下今司徒買奴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
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

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
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
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
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
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湏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闡願總兵
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
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
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之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

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
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
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
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
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畧司於汴西
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掎角東連陳亳清口桃
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
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
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

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
利其年大封同姓赦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
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
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
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爲陳宋祖
遣曹彬取南唐赦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
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
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

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論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論旨彼以爲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俾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

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搖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荅兒

下
此是西胡本下

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
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
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
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
妃王以行爲文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
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
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
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
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

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
而上救罷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
司帝親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跪指瀕江州郡
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
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汙駐兵結層樓蒙以
臯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
中比爲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
王將爲非覲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
卽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

渝
元刻同

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
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
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
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
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見輩幼時汝授之書何
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爲丞相惟專從衛宮聞諸事疑
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
有太師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
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

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
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
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
守臣貢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
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
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蓋眞
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
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
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

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脩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

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逐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屠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

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
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
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
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在昔潛
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
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
千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起盡皆斯人然文統之
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
恚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

使趙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
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
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
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調事關中
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
下西顧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
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
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
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

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

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荅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

始我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
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
國家之重害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
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
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
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
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
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
陛辭付赦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

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能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
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
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
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
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
命未在我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
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闔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
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
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

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
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
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
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
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
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
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
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
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
其半况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
必唱爲亂禮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

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
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
鐵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
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
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
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

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
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明者公曰靡穀
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
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
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
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
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
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
斯人者邪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

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煒獨舉其柩
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
徙塋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
天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
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恕怨留中憂患
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
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末視貧甘心
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卽謀必
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

鎖兩元刻同
西湖本作鳴

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
避不不聞其鎖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
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
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
文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
求廁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
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
知為廟作主以奉先視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
受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

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剝裂也
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
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
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
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
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
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
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今焉不效於公歟
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

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
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
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
繼先南刻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姊繼皆嫁
為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
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卯翼之不知其蒙闇教
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
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
不至俚而據其實焉耳矣銘曰惟天聰明視聽自民

沃天子心啟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
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奉徵車遐蒐逸賢

即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

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入事脩身以始

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北享條抹弊之方施治所宜

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

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

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

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秦以宣撫三年其民

元文類卷之六十一
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爲猷不無贊彌
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遙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
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衮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
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
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
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旣又進加
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
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元文類卷之六十

終

